



▲ 參加耕莘醫院主辦歌唱表演（前排左六楊老師，後排左三李里長，右四五作者夫婦）

歌聲響起

新店「長春里歌唱班」

莊松文

歌：ㄍㄛ（一）出聲唱，如「歌唱」「高歌一曲」。（二）可以唱的韻文，如「兒歌」、「詩歌」。於此，出聲唱歌，「歌唱」也。有一句台灣俚語說：「唸歌唱曲」，唸、唱是動詞，歌、曲是名詞；「歌」、「曲」，合而稱之，可能就是「歌謠」吧！有樂曲伴奏的叫歌，沒樂曲伴奏的叫謠。「歌聲繞梁」：歌聲雖止，餘音仍不絕於耳，形容歌聲美的意思。「歌韻心聲」：形容歌聲中途露出的內心所想要傾訴的言語和願望。

筆者讀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承家鄉「子弟陣」樂團挑選為基本團員，練唱一些傳統北管樂曲，曾經在紫南宮（土地公廟）廟會活動會場唱子弟陣戲曲、拉弦、碰盤及敲打小鼓等玩意兒，至今回味無窮。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大眾面前唱歌的小小嘗試，沒想到過了大半輩子的今天，竟然參加社區的歌唱班，每週一次和大夥兒一起唱歌逍遣。心裡頭的感觸、興奮非筆墨可以形容。

新北市新店區長春里的大家長李傳傑里長，除了學識、經驗非常豐富之外，更富有為民服務的熱忱。這幾年來對於長春里的各項建設，為里民謀福利，貢獻良多。104年三、四月間熱心推動「北歐式健走」活動，鼓勵眾多里民參與這項有益身心健康的社區育樂，獲得社會大眾的好評。不久，因緣際會李里長參訪新莊老街時，無意間到响仁和鐘鼓廠，和國家級傳統製鼓藝術家王錫坤師傅見面，相談甚歡。李里長表達未來想在長春里開長者打鼓的鼓藝班後，王師傅立即邀請里長、里民參觀其正在籌設中的展示館，並且當場承諾會由其兒子執行這個回饋社會的服務。這也就是响仁和鐘鼓廠第三代傳人王凱正老師，每週一到長春里義務教授禪鼓，成立「春響禪鼓隊」的因緣。

「打造樂齡社會，實現老人幸福城」是李傳傑里長的願望，也是他早年進修東吳大學撰寫碩士論文的主題之

一。李里長對長春里的具體貢獻，除上述熱心推動「北歐式健走」活動、促成「春響禪鼓隊」之外，曾於103年12月鼓勵協助江坡華城社區成立「歌唱班」，庶幾帶動長春里民唱歌、活潑和樂的風氣。只可惜礙於師資和少數里民意見分歧等因素，不到半年的時光「歌唱班」便半途而廢。然而，李里長卻一直耿耿於懷，認為音樂、唱歌可以撫慰心靈，提振生命力，為人們化解憂傷，減少苦悶及帶來歡愉。他說：特別針對銀髮族的幸福著想，歌唱堪稱是「不老的配方」；美空雲雀和鄧麗君兩位歌后，她們那撫慰人心、餘音繞樑、扣人心弦的歌聲，就是最好的見證。

有鑑於此，曾幾何時，李里長因緣際會於去（106）年三月間參加公益活動參訪歌唱表演的場合，聆聽楊世傑老師美妙的歌聲和優雅的指揮教學，深深吸引李里長的目光，進一步真誠邀請楊老師撥冗蒞臨本社區指導「長春里歌唱班」。李里長和楊老師商量協調後，決定自106年6月起，每星期四下午1時至3時，敦請楊老師進行歌唱教學，老師也要求學員們於隔週接受「驗收」輪番唱給老師聽，然後加以指正。這樣的激勵措施，讓學員們不敢懈怠，認真練唱提升團隊的歌唱素質，展現社區的活力風格。

◀ 莊爺爺和奶奶歡唱「牽你的手到永遠」！



歌唱班學員最初僅有 15 人，後來慢慢增加到 20 人，及至現在全體學員已超過 25 人。班長馮美香女士（何夫人）熱心服務，期許本歌唱班長長久久，永垂不朽。而且八十歲以上的學員有 5 位，最高年紀的昌媽媽 86 歲了，堪稱陣容堅強，活力十足。配合楊老師的授課時間，每週四假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 小時，然後讓全體學員自行練唱、互相切磋，以求進步。還好，社區活動中心設置有「卡拉 O K 音樂教室」，學員們可以輪流在此一展歌喉。

值得一提的是，新北市石碇區公所於 106 年 7 月 28 日舉辦「106 年聲聲不息流行金曲歌唱交流賽」，其中長

青組參賽者共 32 人。李里長鼓勵筆者參加長青組交流賽，幸運獲得第五名，可以說是給「歌唱班」的一種鼓勵。於此，期許「長春里歌唱班」同學，在楊老師賢明指導下，再接再厲加緊練唱，提升全班歌唱水準，爭取團隊的最高榮譽。

唱歌，對我來說，是很快樂的一件事。然而，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今天，新店「長春里歌唱班」的一席歌聲，若能引起社區朋友們的共鳴，是何等快活的一樁美事。



▲ 前排右三楊老師、最後排左六李里長、其右馮班長、前排右二、四作者夫婦



秋日賞鳥

郭志明

去年 10 月颱風過後，進入初秋，高大茂盛的台灣欒木依舊綠意盎然，淺黃花蕾初上新枝，逐漸轉紅，衛武營公園黃綠夾雜的林象吸引晨運的市民佇足欣賞。

正當第一波東北季風來臨，帶來濕冷氣流，伴隨的冬候鳥先鋒陸續從西伯利亞，大陸東北及韓國日本飛來，從台灣東北角登陸。首先傳來金山青年活動中心來了稀有的桑鳩，消息在拍鳥群組間散播，一時之間每日引來 50 餘名

鳥迷駐守等候，一旦美照 po 網，有如致命吸引力，經不起誘惑的南部鳥迷紛紛結伴驅車北上追逐美麗的身影。我則羨慕北部的鳥迷擁有地利之便，輕易的將稀有冬候鳥一一納入攝影收藏，尤其首拍令人驚喜振奮。然而一趟來回費時 14 小時以上，而且假日班的賞鳥迷，本來就多，最佳的拍攝時機與位置往往不如非假日班的好拍，人多口雜，鳥兒出現的頻率相對較低，我壓抑北上的衝動選擇等待，靜靜欣賞朋友傳來的作品。

10月19日星期四群組傳來衛武營來了一隻桑鳴，鳥兒怕生，在樹林頂層活動跳躍，以果實為生，拍攝不易。我開始期待週末的來臨，也期盼屬於稀有冬候鳥的桑鳴能多留些時日。

迫不期待週六的來臨，一夜輾轉反側難眠，睡夢中總是被那驚鴻一瞥的身影深深吸引。半睡半醒之間已過6點，晨光早已從窗簾的隙縫灑進屋內，我趕忙拿起相機包直奔衛武營。來到巷子口隨手點了菜包與豆漿，台語說「顧佛主嘛要顧巴肚」，拍鳥固然怡情養生，但民生問題還是要兼顧。到達鳥點已經6點20分，天晴光線佳，現場已有50餘門大砲散落在紫薇樹前的水泥廣場，主角尚未登場，大夥閒聊談論鳥兒昨日出現的地點與時間。等待中又巧遇彰銀退休的明珠夫妻檔也來共襄盛舉，格外親切的閒話家常。我是由他們引進拍鳥群組，這一年來非常有默契，往往在不同鳥點不期而遇。突然右邊樹叢有鳥兒出現，引起一陣騷動，原來是前年被飼主放生的大陸畫眉出現，一年不見，原先左耳羽毛脫落，已長出新羽毛，顏色鮮明亮麗。由於晨運的市民經常撒下麵包屑，畫眉早已習慣和麻雀、白頭翁一起混居覓食，不再怕生，人與鳥在公園裡和諧共存。正好晨光出現，鏡頭下的牠，毛色金黃，一圈藍色眼帶有如美艷的模特兒，畫上一抹深藍的眼彩，凝視鏡頭，特別顯眼醒目。我也不免俗，手持100~400mm的Canon小砲，加入拍攝行列。此時明珠先生才驚

覺相機裡的記憶卡，昨晚整理照片時，放在電腦的讀卡機內，忘記帶出來，還好離家5分鐘車程，趕緊回家，希望來得及。

由於大陸畫眉並非今日主角，已拍過的鳥迷仍然耐心等待桑鳴的出現。我則隨意練習拍攝白頭翁與麻雀的飛行版，熟悉追焦的攝影技巧。突然有位眼尖的鳥友看到10幾公尺外，約四層樓高的光臘樹頂站著桑鳴，一時之間，大夥朝著大樹快速移動，惟恐慢了一步，鳥就飛走。正當高仰角拍攝時，牠卻不慌不忙，低飛至平視角的紫薇樹，覓食種籽。大夥又爭先恐後移回原處，搶著拍攝，只聽到資深鳥友疾呼，動作慢一點，與鳥保持距離，不要太靠近。我手持運動型單一腳架方便移動，比起穩重的三腳架輕便許多，站在第一排位置，視野極佳，而且有綠背景襯托。桑鳴見鳥友無敵意，不急不徐，吊掛紫薇樹幹，張口咬破種籽，飽食一餐。3分鐘進食秀，快門聲不斷，我換了位置，選擇枯萎的黃色棕櫚葉當背景，不同感受。突然間鳥兒意外飛走，快門聲戛然而止，換來驚呼連連，賺到了，太值得了。通常假日賞鳥，人多勢眾，鳥兒容易受驚，這次卻意外反常，只能說花兒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老天安排。大夥急忙檢視照片是否清晰精彩，只見明珠先生有點扼腕，雖然趕得及拍攝，但沒有拍到理想的畫面，只好下次再來。眼看鳥兒飛離，不知去向，偌大的公園帶著笨重的攝影器材四處尋找

確實不易，我則眼帶笑意，滿是快樂驚喜，吹著口哨回家。晚來的鳥迷只能徒呼負負，來得晚不如來的早，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賞鳥時機總是帶點運氣。

隔天週日，6：30 我依舊在原地等待桑鳴的來臨，幾位熟面孔依然在現場架好砲，話題圍繞著昨日的點點滴滴，明珠夫妻一起加入話題，還沒首拍的鳥友面露羨慕眼光。等了 30 分鐘，不見桑鳴蹤影，驚覺不妙，會不會飛離公園另覓他地。此時大陸畫眉又出現在草地覓食，沒拍過的鳥友紛紛驅前拍攝。約 8：30 桑鳴未現，心想是不是附近成熟的果實吃光了，在公園內某處覓食。正好一位新到的年輕鳥友興奮的說，10 幾分鐘前他在公園 228 紀念館的落羽松拍到一隻有黃額羽毛的麻雀，資深鳥迷一眼看出，是籠中逸鳥的黃額絲雀，因為腳上還套著腳環。一時之間，有人原地等待，有人建議順道去拍橋邊的地啄木，或許好運拍到來自非洲的黃額絲雀。我好奇的往紀念館前去，碰碰運氣。只可惜幸運之神今日沒有眷顧，9 點打道回府。途經三座舊營舍，聽到好似小鳥在咬堅果的喀查聲，我走進林間小徑，站在苦楝樹下，尋聲辨位，果真 5 公尺前，茂盛的苦楝樹上桑鳴正大快朵頤，但是樹葉多，背景雜亂，要拍到全都露還真難。就這樣，喀查聲中我一人獨享，雖是手持小砲，平視角連續拍照，手還是好酸。約莫 5 分鐘正好有人經過，桑鳴突然飛走，不知去向。午後，明珠來電詢問是否拍到黃額絲

雀，我回覆沒拍到絲雀卻無意間發現桑鳴覓食地點。她期待隔日去舊營舍碰碰運氣。消息不徑而走，週一拍鳥一族網站傳來舊營舍旁樹林裡約有 10 餘砲正在拍桑鳴，想去拍的要快。

晚上退休好友吳斯聰傳來一對桑鳴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的神廁附近喝水照片，這是 2 小時等待的結果，畫面彌足珍貴。有人認為賞鳥除了陪養興趣外，還需修身養性的耐心等待，這點對於處在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我還在學習中。有了斯聰兄在北部拍鳥聯繫，南北連線，有競爭，有鼓勵，拍鳥的經驗分享越來越有趣。之後退休的謝文煌前輩也傳來桑鳴的美照，賞鳥的樂趣逐漸散開。



大捲尾



大陸畫眉

桑鵲（唵尸）小檔案

黑頭蠟嘴雀（學名：Eophona personata），又名桑鵲、黃嘴雀，為雀科蠟嘴雀屬的鳥類。分布於俄羅斯、日本、朝鮮半島以及中國大陸的東北、內蒙古、河北、山東、江蘇、四川、福建等地，主要棲息於山區的針葉林帶以及針闊混交林區。

桑鵲是一種小型候鳥，最明顯特徵是黃色大喙，雌、雄鳥同色，頭前半部是黑色、背部則呈現灰色，翼羽、尾羽有藍色光澤，愛吃果實、嫩枝，偶

爾也吃昆蟲。出現於海岸及低海拔之樹林、果園或公園，中高海拔偶有度冬族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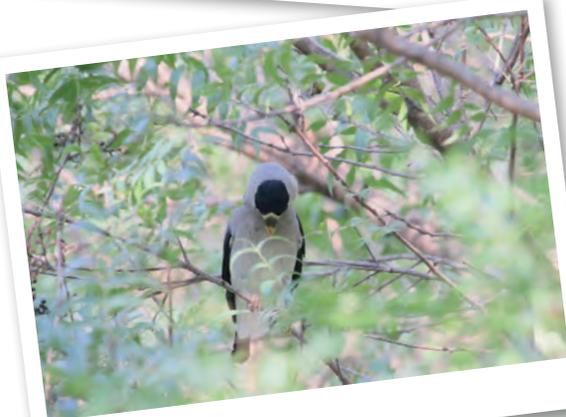
桑鵲冬天會追尋陽光與熱，初秋南遷至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區域避寒度冬，常成對或是成群出現，過去曾經來到台灣，數度出沒新北市金山野柳等地，106年首度造訪高雄衛武營公園，主要腹地大、樹木多，成為牠們儲備體力的最佳棲息地。



白頭翁



紅尾伯勞



桑鵲

▼ 由謝文煌提供



花 園 一 下

西子

翌日晨，范林照樣很早醒過來。到客廳，蘇翠吟已在她一直自用的桌子工作。彼此道了早，蘇翠吟整齊衣著淡淡的修飾，剎那間全在范林的眼睛裡。「蘇姐這麼早就忙了。」

「肚子餓了吧，廚房工作一陣子了，我去看看，我是把這陣子的帳留覽一遍，讓你找時間過目，是一大筆帳呢！」

「妳做的我不看也可以吧。」

「不行，你也是有銀行歷練，清楚帳目是經營者重要的工作，不是嗎？」

「我只有一句，銀行貸款的手續都完成了嗎？」

「只剩你過目簽名蓋章。」

范林輕輕笑起來，好像他忘了這片地跟他無關，他也真輕鬆，是上千萬的大筆貸款哪。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遊園」這塊不少遊客記憶中的老花園像天翻地覆般，每天有數不清的工作人員在各個角落埋頭工作。從進口的花苗按時進場後，不浪費一點空檔進行種植埋種。都是上千上萬的數目，僅佐原那邊送過來的菖蒲、杜若就佔了一大塊空間。它們種在彎曲造形的人工池塘裡，沒有工作的危險，卻有細心植好的要求，所以這些花苗埋入池裡，都被一棵棵檢視。鬱金香園又廣又細緻，埋一棵，就像安置

一個可愛的孩子，密度、深度，有規劃的色塊，當它們長高花全開了，這是一片怎樣的世界。默默地看著工人半彎腰工作，范林知道這是必然的過程，想像滿園花開的壯觀。他知道這也有蟲害萎死的可能，他充滿信心之餘，也憂心忡忡，另一面，更是迫不及待。

現在整個偌大的園子成形了一幅特殊的圖畫。移植、新植、循規劃的線條，重整修正盡力活下來後就是這個樣子，它是一種美，吸引觀光的視線，如果這個客人是行家，他只有點頭佩服，這園子重生是玩真的。移植的花樹被包上稻草，像個稻草人，量多，一眼望過去，滿園假人，像俏皮的孩子。第一階段所有工作完成了，只有開始等待。天好像有心幫「遊園」，總會幾天就來一陣小雨，雨量足夠工人例行的施予，只要雨來，就讓負責灑水的人歇下來，坐在涼亭裡抽煙。

范林一樣忙進忙出，應給的工資按步就班，每半個月核發一次。這裡的工作表面上輕鬆，卻得像照顧剛出生的嬰兒般細心。

范林出現笑容時，就是聽到工人告訴他苗發芽了，菖蒲吐出新葉。數量最多的蓮最聽水性，在風中移動，水下的根抓住它在自己的空間乖乖移動著，時間不一的花苞開始探出頭。看來，整個園子它們是最搶出頭。這裡不像蓮池全是一個蓮族，范林就深記著在佐原看到這觀賞為主的多種蓮，陪著其他的花

吸引客人。是范林的觀察，看一種花和多種花在一起，給人的觀感不同，這跟花師為什麼選多種花材，插一盆別緻的盒花。

這天是禮拜日，范林到淡水街上的五金店找工具，已經是吃午飯時間，東西到手後，走入海鮮餐館。剛找位子坐下，看到萍萍和一個衣裝活潑的男生進門。萍萍已看到范林，想走開換地方，范林叫她，萍萍不得不留下腳步。

范林說：「不是來吃飯嗎？很久沒有看到你了，一塊兒吃好嗎？這位~」

「我的朋友，林凡。」

范林的穩重世故，任何人看到他都會被吸引，范林一眼看清了林凡，也只有二三十年紀吧，應該比萍萍多。從片刻的動作，范林像看多了銀行同事，一個一般的男孩子。

「萍萍，你們想吃什麼嗎？」

「我們愛這裡的生魚片，其他隨意選樣吃飽的。」

「那就生魚片外，點海鮮炒飯，再各一盅時魚湯。」范林愉快地說：「從我們認識，我還不曾請妳吃過飯喔。」

「天天在園子吃飯不都是范叔請的嗎？」

「那不一樣。」范林初次聽到萍萍稱他叔叔。

在菜出來前，范林說：「萍萍，最近我聽媽媽說妳搬到這裡住？」

「這不是更好嗎？」萍萍話裡有話，但范林本想問為什麼，卻把話收住了。剛好，第一道生魚片端上桌，范林請動手，也要了一盅日本清酒。范林從日本回來後，發覺吃生魚片配溫過的日本清酒，真是美味。

這簡單的一餐飯很快吃完，范林有意也不多說其他話題，站起來準備離開時，范林說：「萍萍，有空回來看看，園子整個不一樣，預定春天後隆重開幕，在那之前，要雇幾位服務人員，歡迎妳介紹。」

「謝謝。」萍萍對著范林注視幾眼，沒有再說什麼就分手了。

晚上閒談中，范林告訴蘇翠吟白天遇到萍萍的事。

先沒有回話，好幾分鐘後，蘇翠吟說：「她說了什麼嗎？」

「沒有，她不是本就不多話嗎？」

「她心思比她的年紀深哪。」

范林當做沒有聽清楚，就可以不再說什麼。其實，來到這裡後，幾次見面時，他就感覺出這已過豆蔻年華的女孩子一顰一笑間包藏的心思，這是他一次失敗的婚姻後，對女性保持的警覺心。

「你看到姓林的孩子了。」

「看到了。」

「你覺得怎樣，是那一類男孩子？」

范林撲哧一聲笑出來：「就是個青年人嘛。」

「你何不乾脆說只是一個男人。」蘇翠吟從林凡來過園子一趟，她見過一次面，談了一些話後，就對他沒有好印象。

范林不想這對他沒有意義的事情，就不再說。看看時間，看了外面的天空，今夜無雲，藍天高上太空，星星閃爍，微風不停，讓他的心情更加如水波輕拍，他說：「我想走一趟夜晚的園子，妳累了一天，有興趣嗎？」

蘇翠吟話答得妙：「我不累啊。」

范林在門口套上布做的輕鞋走在前面，慢了幾步，蘇翠吟跟了上來。

先走上垂柳拂動的柳堤，走幾步後，范林稍稍駐足說：「不要到夏天吧，單這條柳堤就會招蜂引蝶來。」



兩人走過柳堤，先是蘇翠吟落後一步，現在並肩走在一起。從見面認識後，他們天天見面，沒有一刻不在一起，范林更回想，好像只有休息時各自在自己的房間，沒有在一起。這麼接近，慢步著，都聞出各人的體味，不是熟悉的體味，卻是如此誘人。先是互相關有話題說的，一下子緘默下來。從年紀上來說，蘇翠吟是多了一些歲數，范林小了一截，就說差十歲，也不過如此。從年歲說人生經驗，翠吟應該多些，但翠吟不敢自詡，身邊的范林才是見多識廣的人，在兩性的互動上，范林有給翠吟這樣的感覺。他在這方面是她的引導者，而他克制著。他們只能說是壯年，都有很多慾望，而他們各自蘊藏著，不像有兩性應有的本色。

快走到柳堤的尾端，離住屋很遠了，他們的身影只在黑暗的夜色中。范林忽有所感：「這一塊應安置漂亮的燈光。」

「暫時沒拉線，應該有燈柱的，這裡是後來拓開的。」蘇翠吟站在片刻，有喘息不過來的生理變化。

范林很快就發現了，但他仍克制壓抑著，終於還是問：「妳不舒服嗎？」

翠吟沒答，只是一個轉身抱住了范林，用力抱得那樣緊，她近范林的身高，她的左肩已越過范林的右頭，頭髮淨過，長髮垂落范林的肩上。這動情的心已不只幾分鐘了，范林感覺到翠吟身心的顫抖和渴望，他輕輕調整自己的

脖子，扭轉翠吟的頭來，一接觸她的嘴唇，就像兩片花瓣結合一起，開了又結一起，這時是混亂後長長的結合。

「蘇姐～」范林換了氣後。

「可不可以不這麼叫我，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不難聽，范林，這一刻，好像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就有這樣的期待。」翠吟坦白表白。

「很快我就發覺了。」

「無水之地。」翠吟幾乎是歎息著。

「對妳我瞭解太少，我這一兩年滿腦子今天的成果，沒有其他。」

「告訴我，你怎麼結束那短暫的婚姻？」

范林牽緊著翠吟的手走回頭，第一次握緊翠吟的手，她有一隻細膩厚寬的掌，不像她的年歲能擁有的溫暖。從這隻手掌，范林想到她的肉體，她應該也有維尼斯的肉體。她不是屬於在這片泥土浪費生命的，而她沒有選擇第二個人生。

范林說：「人，不管男人女人一樣的，生命、慾望，包括其他任何一切，都是一樣的，但有一樣不能脫離這個規範。她天天到櫃台替她服務的公司辦事，她有好的生活條件，也被她的老闆倚賴很深。我們認識不久開始約會，她是聰明活力很強的女孩子，我們認識半年後結婚，我雖然家境不富裕，為她築一個不錯的窩。是婚後不到一年

的事，她的老闆娘來電約我談話。我們相識很久了，她的家也如自己的家，常常走動。這樣約談是第一次，一見面，老闆娘很慎重說每句話。她說：『我不應該涉入這件事，而且涉入這麼深，何況一開口就傷害你，銀行員我認識不少，像你的為人我還沒見過能這麼讓我信賴的。和金錢相處最重要的是，錢只是一張紙，不是他的，不會去動它。你和我的職員結婚是好事一樁，我曾祝福你們幸福，但我發現你這一步踩偏了，有一天問題一定發生在你身上。我尊敬你，不能不做應做的事。你必需拆破妻子的面目，最不可忍的是她的手伸向我老公，她有不清的帳目，再來是出去應酬後又走進飯店房間。』從這開始，我很早就留意。她一直是好好的呀，除了另外有兩個男人，而她守密的功夫讓人佩服。老闆娘約我說這場話的第二天，她就被公司藉理由辭了，老闆娘當時深深向我道歉。當妻子回家告訴我要換工作，又說了很合理的理由時，我說辛苦了，妳自做決定吧。這些事之後的某一天，我接到一通陌生男人的電話，我說內人不在，他重重地放下電話。翌日妻子告訴我晚上和朋友吃飯，那晚我在飯店大堂的咖啡間等到十點，看內人和男友親密地從電梯出來。這飯店上樓只有住宿房間，沒有其他料理飲食間。我先到家，又等妻子到十點多才回來。我不動聲色叫妻子過來談話：『我問妳，妳今晚在一起的男人是誰？』妻子先是楞住，回答我：『是做生意的，我們談事

情。』我再沒第二句話，攤開手邊蓋好章填好必要文字的離婚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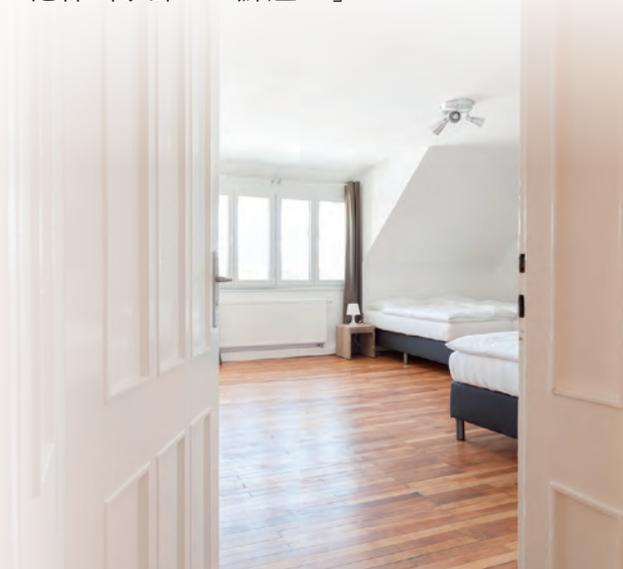
「這樣就走了？」翠吟輕鬆帶揶揄的口氣說。

「天亮提著一只箱子就走了。這一點很乾脆，我覺得很窩囊。人生如戲，這不是很有趣的一齣戲嗎？我是主張行不出惡聲的，我主張既相處就能互相信任。蘇姐，妳留下這麼幫我，我不曉得怎麼感激妳。」

「我不敢罵你傻孩子，你是個傻孩子呀。」翠吟輕輕笑著，緊緊抱住范林。

「回去，我們出來這麼久了。」范林一直握住翠吟的手，靜靜的園子裡只有這對影子移動，聽到遠遠的海掀起浪濤聲。

范林房間的燈剛熄，范林上床舖，門把輕輕被拉開，門扇移動的聲音似有似無，是心顫肉跳的回應，不敢大方用力拉開的反應，已適應暗光的范林看出是剛剛在客廳分手的蘇翠吟，她身上一襲白色薄紗的睡衣，在反手關門的剎那，范林叫了聲：「蘇姐。」



無法讓范林反應思索，翠吟一步向前投入范林懷中，一樣緊緊用力擁抱，主動把唇扣上范林的。是剛才在柳堤激情的餘緒，整個身體像火燃燒著滾燙。范林在片刻裡也引發了這份情緒，他們擁上床，混亂地翻滾，不像他們年紀應有的瘋狂。當這場混亂緩和下來，像急速慢跑後累倒在操場上，翠吟用毛巾擦拭范林一臉一身的汗水，才說：「你會笑我嗎？」

范林說：「會，笑妳，笑你像隻餓壞的狼，在草原上尋覓食物落空餓壞的狼。」

「不笑我不恥？」

「再說，我就再奮力一擊了。」范林放開四肢望著天花板：「從我和那女人分手後，就像一個苦行僧過著日子，籌劃這個園子。為什麼不早一刻向我表白，蘇姐，我不知幾次想望著這一刻。」

當范林自言自語時，發覺身邊翠吟一手放在他身上，怕他走掉，一腳纏著他的腳，已睡得發出呼吸聲。范林拉好翠吟身上分開的薄紗，把她美麗的胴體遮住，自己也沉入美夢中。

隔天早上，范林醒來，像昨夜沒有發生什麼事，搖頭想了又想，床上沒有任何痕跡，苦笑笑，穿好衣服才離開房間。

客廳沒有翠吟的影子，她的房間也靜靜沒有聲音，莫非到廚房看廚娘準

備的情形。離早餐時間還有半個鐘頭，翠吟能去的地方只有那大片的園子了。果然范林看到人工池塘邊翠吟彎著身看遠道而來的菖蒲。看到范林，她笑吟吟地：「怎麼不多睡會兒？」

「我多睡了，妳精神十足哪，一臉光彩。」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們最關心的紫藤長出新芽，我一棵一棵巡看著，都活了。」

「太好了。」范林說：「多少花都展開活力，趕早的也長出花苞，在日本，應該還要些日子才有這種現象，我們的溫度高些吧，提早為我們迎接春天。」

稍晚，吃過早餐後，范林問錦和：「我們可以如預期開園子嗎？」

「還有半個月，這裡就會有另一番面目，應該沒問題的。懂花的人知道花怎麼開，一次盛開了，也一次枯萎了，他們會一次一次來，我們設計整本的入場券提供賞花人方便。」

「喔，錦和兄，謝謝你的老經驗，想這麼周到。」

「這片園子至少要三年才能達到你的期望，你在國外看到的都是十年八年的時間喔。」

范林感激地說：「我懂了。」

有一陣子，范林的時間都用在園子的經營，關於和銀行往來的情形，一

手由翠吟處理，帳偶而問她：「支出有問題嗎？」

「暫時沒問題。」

范林聽著也放心，向銀行數千萬的貸款都用在買外匯，支給花苗的外商，裡部日常的開銷他認為可以度過，他想過園子的收支這一兩年一定虧損，非等到花季到來，觀光人潮多，收入才日漸增加。他只盼望這一天很快到來，現在的情形，他充滿信心，園子一開幕就有客人。為了感謝唐經理的協助，他要走一趟銀行。

范林一進經理室，貸款部門的文襄理聞聲進來。唐經理一向好客，經理室常不落空，今天一下子話聲笑聲特別響亮。只聽唐經理說：「想不到范林有這麼能耐，短短時間就把一個大花園造成這副模樣，銀行失掉你這雙手真是可惜啊！」

范林冷靜地聽著應著：「這都是經理的幫忙，好像經理來探望過。」

「幾個禮拜前去淡水打球，順道繞了一遭。」

「失禮了，我不知你要來，我會請你進園參觀。」

文襄理說：「經理，我上上禮拜去拜訪蘇女士，她帶我看了許多新品種的玫瑰，開得很漂亮。」

「又是一個失禮，我不知道你要來。」

「我們談是公事。」文襄理一句讚美：「蘇女士很能幹，比男人厲害多了。」

「是嗎，我得到她很多的幫忙。」范林嘴這麼說，心想翠吟為什麼沒對他提及這件事。范林暫且收住心，不想這件事，換話說：「我經營這個園子可是戰戰兢兢，搞不好，全部落空都會。」

「你已經成功一半了，不是正打廣告準備開幕嗎？」文襄理是隨時注意著：「銀行會持續幫助你。」

「這就是我今天來另一個期待。」范林說：「最重要是我的資金額度有沒有順利？」

唐經理眼光投向文襄理，文襄理即時說：「一點兒問題也沒有，蘇女士說經營花園是個冒險，何況規模這麼大，開始幾年名氣未開，客人少，收入少，經常費用少不得，所以她為園子開



了一個專戶，存入一筆款子，專為了特別情況的需要。我知道蘇女士的用心後特別感動，范老兄，你的助手，在我們的客戶中很少這樣為老闆設想的。」

「是呀，這是我的幸運，我曾為自己的冒險擔心不已哪。」

翠吟自己悄悄這麼做，范林雖有點不高興，但對她的感激更深了。回家路上，范林一直被這件事纏著，翠吟有其他的用心嗎？如文襄理說的，這帳戶是專案帳戶，開的戶頭卻是園子的，要動用也只能她開口，用它也只有她清楚，錢數不少，是她的錢。

過來的幾天裡，范林增雇了幾位臨時打工人員，都是女生，都有園藝方面的知識，一決定來就立刻上班，這些人要儘快瞭解園子參觀的方向，讓參觀的客人不只看花表面的美，還讓他們知道這棵花的出生來歷，范林輕鬆地教他們說：「這朵花是從遙遠的國度渡海而來的喇。」

同樣是一種花，卻有它的神秘和眼睛不容易看到的差異。這是佐原的直樹告訴他，指點他看的。他要不盡喜歡花的人改變想法，一而再地留戀「遊園」，讓他們的腳一進園子就被膠黏住似的不想離去，來一趟就增加一些知識。

隨著日子，天天過去，園子裡所有的花都各展不一樣的風姿了。偶而一陣小雨之後，花和樹都沾上水珠，原就長在這裡成熟的花陣就更顯得吸睛。這

部份花樹佔現在整個園子的十分之三，它們已能招來遊客的興趣。范林跟翠吟說那些是妳的心血所賜，沒有它們，現在仍引不起遊客的興趣，我得先感激妳。

翠吟有份難堪：「是你來拯救了它們，沒有你它們不是已失去生命，就是不知流落何方。」

「遊園」的看板重新設計，視野更廣，豎得更高，幾公里外就可以看見。園子的圍牆是竹筒組合，竹子入地，有的長出竹芽，成另個景觀，這是范林預先沒有想到的。植物的生命強韌從生竹的活力最可證明了。

每夜八九點以後，范林邀著翠吟漫步園中的一角，是巡視，也是如遊客觀察每一區界的情形，也是倆人心靈相繫最好的時刻。走了鬱金香園大塊的一片了，就在一張大理石凳上坐下來歇腳。一個多月來最冷的日子近乎遠漂走了，是還有冷風颼颼不息。范林知道他的心情就是這幾個月冬天不適夜遊，他從不間斷。

「蘇姐，妳穿暖著吧？」她戴手套的手在范林手中，皮手套是感覺不出胸中的溫度，但一句關心，使她更感溫馨。

「帽子和圍巾把我能受涼的地方都包著了。」

「這陣子冷流一過就是春天了。」

「很快是不是，梅花全開了，還有適應冷天氣的鬱金香已陸陸續續冒出了細葉子，早就在這裡的花苞處處都是了。」

范林擁著翠吟，聞到她吐出的氣息。

范林然冒出：「蘇姐，妳有事瞞著我。」

「什麼事呀，讓你這麼正經。」

「好多禮拜了，本不想說，但我忍不住了。」

「什麼呀？有別的男人被你發現了嗎？」

「比這嚴重。」

「快說嘛，也得回去了。」

「我去了銀行，瞭解財務的問題，從唐經理及文放款襄理都告訴我。」

「我想到了，是一筆款子的事？」

「算妳聰明，那麼大一筆數字用我的名開戶。」

翠吟笑開了口：「走吧，是為這件事，你就放心吧，何況那也是你給我的錢呀。」

「不要耍嘴皮子了，這麼做妳應先告訴我，這是我處事的原則。」

「我現在向你說對不起了，好嗎？」翠吟像一下子俏皮起來的女孩子。

范林還在正經著：「如果我經營這園子得侵害到妳，我怎麼原諒自己。」

翠吟正經的口氣了：「范林，我們向銀行貸款的是幾千萬，人家也會怕呀，而且一直以來你認真細心，一步一腳印穩紮穩打著，但如有天災人禍，事實就是事實，我們這樣擺明著，你們不必怕，范林，過去那麼多年，我懂不少這一行的風險，我遇到過，花，順意開著，美麗動人，一遇橫逆如風掃落葉，我不能讓你遇到這不愉快的事。」

「我全明白了，蘇姐，這輩子，我就這樣遇到這顆福星。為什麼啊？告訴我。」

「你要我說句俗氣的話嗎，是因全然的愛，你的生命是我的。」翠吟放低聲調：「不然，那一晚，我會自己投懷送抱，像個放蕩的女人。」

范林靜靜聽著，好一會兒喘口氣說：「是上蒼安排的。」

「我一樣想。」翠吟說：「這麼久我一個女人過來，直到跟你空中接觸，到你初到這裡看到你，回想整件事情，我心湖就漣漪不靜，慢慢地一天天累積想怎麼為你付出。」

「如果有一天妳看錯了。」

「那還不簡單，一公里外就是大海，那時我留著也沒用了。」

「我想上床了。」范林語裡雙關，逗笑了翠吟，穿手套的手在范林的屁股重重捏了一把。

春天真的來了，臨海的冷風遠颺了。

這天早上，錦和的妻子掛來電話替丈夫請幾天假，這是他以前很少的事，翠吟告訴范林說錦和昨天入院。昨天是星期天，本就休息，翠吟追問什麼事，他的妻子只說是感冒。

「我們去醫院，感冒到要休息幾天不正常。」范林判斷。

錦和是桃園人，農業學校畢業，對各種農事內行，從遊園開園到這裡工作，夫婦兩住在淡水。這麼多年來他忠心耿耿，專心投入花園，翠吟倚賴他，重視他，園子經營不下去，他早就看出，但他不離不棄，每月領不多的薪水過簡樸的生活。范林來留人，翠吟第一個介紹的就是他。這次園子大改面貌，包括一棟大參觀房，就是他不眠不休督促完成。

他怎麼能病，粗壯的身體不像會生病的人。

范林和翠吟趕到醫院，在櫃台找人，護士告訴他們：「這位病人在加護病房，現在不是探視時間。」

兩人一聽差些癱了，是什麼重大疾病要進加護病房。找到那兒，翠吟在等待的病人家屬中找到錦和的妻子，和一個青年，是他們的兒子。「是什麼病？錦和嫂。」翠吟急著問說。

「是急性肺炎，一到這裡，醫生就把他送進加護病房，說晚些來，老命就沒有了。」

「怎麼會這樣？」翠吟回想錦和每天的工作，不管太陽多大，下大雨，他都在園子裡，看到穿雨衣工作的就是他。

知道再一個鐘頭就是見病人的時間，范林就找個位子坐下來，他安慰錦和的妻子：「我會全心醫治他，太太，你放心。」

看了病床上的錦和，插了幾條管子，臉色完全變了，叫他，他睜看他們一眼，擠出一絲苦笑，又閉上眼。

范林見了錦和的主治醫師，問知情況，拜託盡力救他，不惜代價。醫師說如沒有變化一兩天就可以出院。

范林交代翠吟什麼，只聽翠吟說：「我知道，出門就準備了。」從手提袋拿出一個信封遞到他手上：「這些給

用。」錦和的妻子還客氣一番才接下，翠吟還交代她會再來，醫藥費她會負責。

回園子的車裡，翠吟說：「我們欠錦和很多，希望他一定要好過來。」

第二天再去醫院，錦和已從加護病房移到普通病房，病情緩和下來了，還能和范林交談，說莫名其妙，要來的無緣無故就來了。

翠吟安慰他：「不是無緣無故，是你消磨自己的身體過頭了，這裡靠海，下雨就更冷，你下雨天也照樣工作，以後不要這樣了。」

范林也說：「是呀，是呀，不然我們對你太太無法交代。」

「醫生說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錦和露出微笑。

「太好了，雖然出院，你就在家休息。」翠吟說。

「不是大家都在為開幕的事忙碌嗎？」

「那都讓別人做，你像平常健健康康的才來。」

「我知道。」錦和說：「給大家添了麻煩真過意不去。」一直以來，錦和就這樣在為「遊園」付出。

「遊園」是本來的園名，重新開幕可大大地改頭換面。附近人家知道這裡換了老闆經營，從外面馬路經過，長長一段路可以看到園裡的風光，出現幾棟大小建築，尤其那片將來給紫藤族攀爬的花架，就會發現「遊園」換了身，變了臉。

范林把廣告做大做久了，知道新開發的花園一定有看頭，但好事的記者卻只做了幾篇報導，附的園景照片卻不見花團錦簇，文字中顯得單調平凡，只有行家才知道一個大花園不是三天兩天，或是三年五年就能欣賞到無語倫比的美。范林是懂這道理的，但一旦面對眼前的單薄，他夜夜難眠，話也少說了。

翠吟早看到范林這心情的變化，就想怎麼幫他舒緩。這天，也就是開幕前五天的晚上，就在范林面前打破沉默說：「不出去走走嗎，那些彩帶彩球不知掛得怎麼樣。」

「下午我看過了，太廣闊了，就是覺得冷冷清清，讓我想起北每道富良野的景觀。」

「我知道你的心情，走吧，上弦月正亮哪。」

范林經翠吟一催才站起來，跟她走出放滿東西的庭院，走上小山丘的小徑。這一段是最後鋪地磚的一段路，也完工了。現在整個園子落腳的地方不會再有泥濘，小山丘上有全園三座小亭的其中一座，地勢最高，坐在亭子的長椅上可眺望半個園子。他們坐下歇息，范林還是那個心情，無骨似的半個身子倚在翠吟身上，頭靠在她肩膀，像一走來仍沒有認真說過一句話。

翠吟說日本的直樹和豐田不是都會來嗎？

范林說：「後天下午到來，參加大後天中午的開幕式，妳提起這個，我擔心著，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想，說我在玩家家酒。」

「你怎麼忽然這麼沒自信了，第一天你來到這裡時的那份豪情呢，我先說了，他們一定說讚，你就好好準備一頓好料理招待他們，用紹興酒把他們灌倒。」

范林笑起來：「可惜我不帶他們上酒家，我們沒有藝妓。」

「我們有佳餚美酒就好了，我們有我們的待客之道，你怕什麼，最重要的是他們一看到從他們那邊買來的花苗花樹生長的情形，就會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真的嗎，蘇姐？」

「不要再蘇姐長蘇姐短好不好，以後就叫我名字，再來就是我剛說的，

拿出豪氣來。你專門的，你懂，企業經營就是種冒險，我們現在才開始。」

翠吟又說到那一年初來這裡的心境，面對一片荒蕪，日想夜想怎麼改變它。想到氣餒了就放掉它吧，而她能做什麼呢？游為她，買了地，給了大把的現金，告訴她珍惜這片地，有地才有財，妳的人生才開始呀，不能糟踏它。每想起這些話，就增加一份勇氣。來幫她開發這片地的四個人都說：「小姐，種花欣賞，種對了也會有一筆錢進入口袋。」她單個菊花、玫瑰、金針花就讓她眉開眼笑，每年總有一段日子忙得飯都沒時間吃。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她應擴大規模，修築溝渠，想到花的脆弱和耐力，一年幾次大水把園子流掉大半，平地成小溪，地上的花逐水流而去。連著兩年，這裡又變荒蕪了。她能力有限無法挽救，剩下的一般雜花無法引起賞花人的興趣。而今天上天送來范林這個人，他有志要伸，他奔跑了這麼長的路變成現在的容貌，等於告訴她，她無法持續的，他來完成。天不會不給人路走吧？不會，只要你不怠不懈，昨天謝去的花，就從花莖花根花節中冒出新芽，只要你不棄它，照顧它，給它必要的養份，子承其母，承其父，又會開出同樣美麗的花來。蘇翠吟看到前景了，這樣的注心，不怕風來，不怕雨來，風雨中，儘管是脆弱的花兒，一樣昂然頂立。

「遊園」重新開幕的前一天晚上，看完今天最後的天氣預報，范林由同事送回來，一身酒氣，滿臉通紅，喝過頭了。

「先喝杯水。」翠吟給范林一大杯的冰水：「告訴你好消息，明天好天氣，溫度 28 度 C。」

「那客人不會少了？一切準備就緒了？」

「都弄妥了！」錦和也來繞了一圈，身體恢復了。

「可惜妳沒陪我去，直樹直問嫂子怎麼沒有來。」

「我坦白告訴他，男人在外頭喝酒，不會讓家眷來。」

「有這種事？」

「男人喝醉酒，亂了神了，失禮的動作和亂言都會發生。」范林坦率地說。

「我現在沒喝，正正經經地說，范桑，昨天嫂子來接，首次見面，我羨慕你啊，美人、端莊、說話句句令人佩服，隨時站在你旁邊。一臉溫婉，守著你，你們怎麼相識的啊？」

范林哈哈大笑：「上天安排我們認識的，今後我的成敗要靠她。」

「你不會失敗。」直樹說：「昨天看了整個園子，比我想像的完美，以前沒有的硬體設備都齊全了。我們都記得我們少年短命的作家宮澤賢治的名言——『人生行路，不怕風，不怕雨，風雨來了身擋，被擊倒了重新爬起來。』」

「遊園」重新開幕了。

中午吉時剪彩，早上就來了許多參觀的人。

園口的佈置簡單大方，全用紅色的彩帶彩球，園裡開的各種花搬到門前造景添色。沒有因為還沒剪彩，就禁止遊客進園，在人影逐漸增加的園中，除了古典音樂播放，插入主持開幕胡小姐動聽的廣播：「各位小姐先生，歡迎光臨本園參觀。今天本園全新的開始，花籽都已落地，新枝逐漸長芽開花，您今天來，明天也要來，今天沒看到的花，明天會滿開笑迎您。不要忘了再來喲，明天跟今天完全不一樣，那是花的俏皮，花的夢幻，是要我們喜歡的原因。絕對不能忘了光臨喲，我們的朋友們。」

～完～